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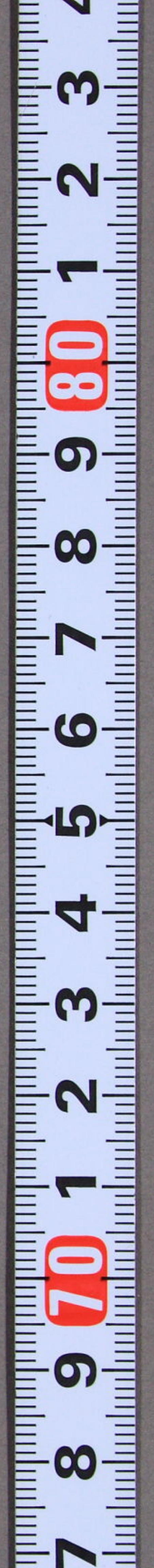
彭大私人
私訪蘇洲

新桂英陰魂申冤

刻捉拿向氏兄弟

中湘
楊文星堂歌書發

特別
A19
3305
15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督侍令不去河下安頓官船伺候本督十八省把兵巡
 得令更呵吓 手下領了大人命 河下伺候不流亭
 滿江官船安頓了 只等大人到來瘟 你君侍官彭公保
 大搖大擺出皇城 大小文武各來送 文武擺對十里亭
 放下三个連花炮 大人離了北京城 一路之上多驍勇
 行船由如風送云 清鳥不講路途事 逢州過县來得快
 不却到了某州城 离城还有三十里 忙把水手叫一声
 白水手有送到某州多少路呈啟大人到某州还有三
 十里海吓南本督將船灣了官船把做名船一不委南
 銀放炮一不委扯出旗号巧与灣在大碼頭吓得令

水手領了大人命 將船灣了大碼頭 做買做賣不知到
 文武官員不知因 黎民百姓不曉得 那个知到彭大人
 官船到了某州城 丟下灣船我不講 再講侍官彭大人
 將勇打坐船倉內 低下头来自思村 久聞蘇州多強盜
 擄河劫搶多少人 文武貪財來愛宝 本督还委來打办
 巧庄打办坊一論 大人船上來打办 他今庄办不相同
 头上代頂兩花幅 一件長卜打補丁 毛布鞋子足下登
 右手拿把烏油傘 左手拿把三弦子 勇上吊本百中經
 大人打办算命人 將勇就坡來上 不却到了蘇州城
 果元蘇州多熱鬧 大小買賣數不齊 金字招牌兩边分

黎民百姓多熱鬧 正乃蘇州將散心 大人街上来行走
 只見日落西山地 不却天色又黃昏 將勇就把城來叩
 不却到了大碼頭 大人當時看得透 又只見我官船上
 一个穿紅着矮人 大人一见留了神 原來是个女佳人
 白彭大人心中一想 這是何元故 透白透白一个美人往
 官船上一走 大人說道 你們這班任用之人 本督上坡去
 了 你們在船上 做得將調些美貌女子 官船之上 散心作
 樂 這還了得 老大人 這个話 是那裏講起來的 甚么本督
 透白透白 透得明白 彭大人上船 搜來小人 那就不敢透
 大人來細查 大人就把官船上 自己過細來搜尋

大小官船搜到了 並个美貌女佳人 白這是甚么元
 故 本督透白透白 透得見一人美貌女子 擺来摆去 為何不
 見 這是怪事 大人打坐船倉中 低下頭來 口向心
 莫不是有冤枉事 莫不是冤屈去伸 忙把水手叫一声
 今晚船倉不委閑 不委打更來守夜 你們个个睡沉也
 倘若半晚三更後 有人他把官船上 不委且搦他的功
 等他前來見我功 水手个个領了命 不敢為違半毫分
 不請大人吩咐了 焦樓之上打三更 來了伸冤告狀人
 來的不是別一个 就是桂英一冤魂 白人死如灯滅
 由如陽化雪若女 还阳轉海底 携明月 乃王桂英冤魂

是也被某州藩台打死冤屈在伸今有湖南彭公保到了此地我不免到他官船之上彭大人面前伸冤告状起不是好正是

桂英冤魂来得快不却到了官船中
叫见青天老大人 大人睡在船倉中 桂英跪在面前存
尊声传天老大人 我今不是妖和怪 乃是受苦一冤魂
家住也是湖南省 常德府内武林人 王家庄上有家门
那年凶内起土匪 爹亡母亲亡逃生 不却来到某州城
河下就把鱼划驾 每日打鱼度营生 可憐爹亡亡过了
只救母女两个人 爹亡死了有三春 不却母亲命归阴
只有母亲死得苦 冒得良钱买棺材 没有衣服庄他切

小女只得含其奈 头插草标去觅功 打從街上来过功
遇了桌台怯大人 将我代在街中去 向我名姓那里人
为和街上来觅功 一一從头说分明 我把苦楚对他講
桌台大人听得传 将他买在他街中 收我做个二夫人
他有前妻楊太太 年儿只有三十零 自從我把街門進
他把楊氏丢下了 只有楊氏多奸巧 私通王一个伯功
二人每晚把情通 桌台那日回街門 藩台街中把酒飲
小女未曾来留神 他到上房走一巡 谁知遇了他二人
上房之中把情通 二人一见红了臉 当时嚇得战兢兢
暗地商议将我害 忙把酒菜来摆起 假意请我把酒飲

小女不能来知道 他今酒是迷昏酒 摆的菜是杀人刀
只得同他把酒饮 小女不能来知道 谁知饮酒半时辰
昏亡沉亡不知因 当时被他敬醉了 上房之中不知因
二人就把计来定 他把丁子拿手中 将我头上一丁字
七孔流血命归阴 把我尸苗摆房中 桌台大人回衙转
假意哭得将伤心 桌台大人闻言问 我二夫人那里云
杨氏当时把话堵 大人连亡口内尊 你到衙中把酒饮
一时病症到来临 气痛心千命归阴 大人当时闻听得
忙把家人叫一声 快亡将他来埋了 桂花树下埋我功
我今本是王桂英 委求大人把冤伸 彭大人你今若我

湖南女子将伤心 桂英哭得如酒醉 焦楼之上打五更
我的冤情折完了 委求大人把冤伸 冤魂一去影无踪
仓内惊醒彭大人 打开两眼来观看 原来南柯一梦中
白彭大人一想这才奇怪 昨晚有一个湖南女子王桂英
跪在本督面前披头散髮七孔流血 将不伤心 委本督与
他伸冤可恨桌台做云 这等事情此回本督到此你们
这班细宦委子细打与 正是本督到 今天好亡打办莱州
街上私访走亡 大人当时来打办 他今庄办算命人
委到街上坊一论 将功就 把坡来上 二次委访莱州城
不却走来不却行 转湾抹角不流停 走在前面来观看

只見一坐酒樓亭 招牌寫的東風樓 茶室點心寫得傳
包办酒席件件精 大人就把酒樓進 慢七行步到堂中
將功就把樓台上 果然樓台擺得傳 紅漆棹子當中擺
琴棋書畫兩邊分 古銅玉器擺得仔 堂受師夫忙不盈
白老大人東樓台之上那堂受說道老先生你老人家還
是吃冷淡酒吓吃熱鬧酒吃冷淡酒也將那就隨我上來
到三層樓上名叫東風樓自篩自飲清淨得緊
堂受前头把路引 后面跟的彭大人 將功忙把三層上
慢步向前坐樓中 堂受當時忙不住 酒菜办各到來臨
大人樓台把酒飲 來了堂受一个人 来的不是别一个

就是堂受姓馮人 大人當時看傳傳 觀看堂受有几分
看他不是尋常人 天子保滿生得仔 不是低三下四人
此人一後有將處 必定後來有云功 忙把堂受問一声
白堂受我來問你家住那里姓甚名誰老先生吃了別人
家飯那有閑事与你談請這道难怪每月有多少錢先
生可想我馮友桂只有三百銅錢一月你另何只有三百銅
錢一月老先生我乃逃難之人彭公保言道你大胆把家
下之事對我講來乃是不妥緊的也是空防的
堂受當時把話講 尊声先生听元因 我今不在某州在
家住就在湖南省 長沙府内湘鄉人 馮家庄上有家门

訪蘇州
一雙爹娘亡得早 只救我今一个人 身入紅白秀士功
有个旧父贺大人 他在此处代大兵 只有我今運不将
走到此地闹了兵 上云素来下云戚 又云良子做般星
只得街上把飯讨 多蒙酒飯蔡老间 将我收在他店中
每日掃棧小英勤 老先生你今看我 馮友桂想起伤心
儿时才得回家轉 不知何日轉回呈 不知何年有云勇
彭老太人闻听得 低下头来自更村 观看友桂人才将
不知胆量有几分 本督委把胆量试 看他胆量有几分
白那彭公保说道 堂受這里有多少酒錢友桂言道 只有
貳百四十文銅錢酒錢 那彭公保假意在坊上一摸不将

了我今天沒有佻一文銅錢 這又如何是孖那友桂說道
老先生不委緊這酒不算我的 就是我且向你你每月只
有三百銅小老汗一合酒既吃了 一个月勿奉老先生我
还有一件棉衣还当得貳百文小回賦干慢老先生你下
樓去算我的快上下樓彭公保心中一想你看這馮友桂
亦有几分胆量本督訪了蘇州城中安吏民情一切上船
定委提拔与他 列位看書委看情 你看凌俊彭大人
假意法是友桂勇 前言就把友桂叫 老汗言来听分明
你在樓台做堂受 那个委你来回賦 我有一把三炫子
你今将他那下去 放在老間手中存 明天拿小到这里

再取贖三弦子友桂當時忙回答先生為何這樣行
凡百酒小算我的那个委你三弦子快上拿起店中
白彭公保說道不必如此老汗不委你回贖你将弦子
拿了下去就是友桂不敢來怠慢忙把弦子拿手中
將口說把樓台下不却來在舖房中忙把老閻尊一吉
身上有俵老先生吃了酒小式百斤身上銅小半文
與邊有把三弦子放在店中做押良明天代小來取贖
店中老閻尊所得忙把弦子接手中拿在手巾來觀器
一二從頭看得清觀看这把三弦子的良委低凡百良
負等之人不敢用先生不是等闲人忙把友桂叫一声

快上待他下樓亭老先生你下樓去大人忙把樓台下
不却來在舖房中見了老閻把話論明天委不定委取
老閻當時把話論忙把先生口內尊式百銅代不委緊
那个委你三弦子你今拿了店中算命雷有三弦子
那里祇得歇店良凡百酒俵算我的三弦子你快拿去
外拿銅錢四百文你手也有歇店良大人當時問所得
苦在眉头笑在心店中也有這等良只有老閻真仁義
方有堂受胆量高大人心中苦歡心又把弦子拿手中
忙把銅小拿在手問言向声馮友桂蘇州那里好安身
那家飯店將落客那家飯店不公乎友桂當時把話論

開言尊聲老先生再莫問起蘇州省向起飯店將傷心
那午我到蘇州省打住就在北門城有个向家客店中
兄弟只有人三个他做生意不公平行凶霸盜實利害
謀財害命本是真我在他店住一日奪我良子一百兩
將我趕出他店中害我長街把飯討有勞老闖大量人
將我收在他店中先生莫到北門去切莫問他去安功
大人當時亦听得太阳头上火一盆辭別店主云敝門
將功來在長街上一心委坊向店中訪七熿盜假和真
白那彭公保心中一想我不免到夜船之上假办買賣
客人到他飯店走七看是與假訪他利害正是

大人忙把夜船上不却素到船仓中忙把箕子來安頓
箕子內面放石头又把水手叫一声忙將石子來挑起
委到坡上走一巡將功來在坡头上北門就在面前存
前面一个歇涼亭大人打坐涼亭上那相來了一个人
來的不是别一个就是吃糧姓馬人名字叫做馬三保
也在涼亭把涼乘大人當時看傳看他不是本地人
忙把客人問一声家住何州並何县做甚買賣度營生
三保當時開言道忙把客寮口內尊家住就在江西省
南昌府內有家門我在北京把糧吃如今收什归家中
功上良子有几百委到北門去投宿那家飯店去安功

大人當時聞所得忙把客人口內尊我也委到北門去
二人一同往前行轉灣抹角不留亭走在前面來觀看
向家飯店目前存招牌寫的向和順客棧大字寫得傳
將功就把客店進忙把老板尊一聲特奔此去好安功
白老板你們二人敢本是投宿正是好請進你們二位乃
是做甚麼買賣由那里而來大人當時把話講

老閻連七口內尊我本是個買賣人家住就在湖主省
長沙府內有家門今日來在貴省地做玉器度營生
方寸涼亭來打坐遇了這位副介功他今至京打轉功
還有几百雪花貝向氏兄弟聞所得苦在眉頭笑在心

今日來了二客人一介就是玉器客一个乃是吃糧人
今晚我們將他余謀了二人必有良不滿煙盜多歡喜
再表堂管几个人忙把酒菜办得傳二人又来吃晚飯
晚飯吃了打三更店主老閻把話講忙把客人口內尊
馬客人在前房睡彭客人睡後房中煙盜將他送房內
二人客房安了功焦樓之上打三更再講煙盜几兄弟
當時兄弟把話講貧弟連七叫几声你我就把手來動
白貧弟你我只怕委動起手來好吓先将前头房中馬客
人杀了再到後头房中去杀彭客人正是

三个兄弟来安頓一把岡刀拿手中一盞灯光拿在手

輕七來在前房中 聽見房中睡着 忙把房門來打開
慢步輕功客房中 又把岡刀來拿起 又將帳子來揭開
手拿岡刀割下砍 可憐三保命歸陰 他將三保來殺了
打開包袱看得清 只見良子三百兩 古在扁頭笑在心
連忙開了客房門 後房再殺彭客人 白列位你看彭
大人乃是一個清官 傍邊有城皇土地判官小鬼曉得那
飯店這班強盜 委殺他站在客房等 后他們兄弟你看
他三人手拿岡刀 進了后房抬頭一看 只見床舖上有
一個黑汗比時 嚇得他們兄弟到退 几步進了客房中
這是甚么原故 殺他不到也不委緊 的你我將馬客人

口齒放在他床底下 將人头放在床上 只等明天亮將他
捆綁送在大哥衙中 將他拷打問成死罪 起不是好兄弟豈
有札快也將口齒 放在客房中去 擺得吓

不講強盜放尸齒 再表清官彭大人 聽見焦樓打五更
大人比時看得清 只見人头血淋 尸齒放在牀舖下
嚇得大人战兢兢 你看飯店謀害客 原來殺死姓馬人
可連三保命歸陰 我委与他把冤伸 不唱大人來啼哭
東方現出太陽星 將刃就把客房 遇了強盜几弟兄
忙把大人來扯住 这早你往那里行 假意把你房進了
当时四鬼來現 只見一个死人 開口說把兄弟叫

快亡前来若分明 昨晚这不老客人他在房中把人杀
尸首放在他床中 兄弟一奔把房进 忙把大人抓手中
元说是个玉器客 元来是个强盗功 你把马客人杀了
想来害我饭店中 快亡将他来捆绑 兄弟当时忙不住
玄将大人来捆了 大人当时闹言请 忙把老闹叫一声
此人不是我杀了 莫冤枉我西门人 兄弟又来闹言骂
骂声这位老客人 此人分明是你杀 尸首还在你房中
忙把大人来拖扯 拖亡扯亡西店中 把他送在街中云
还台街中受苦心 长街之上来得快 不却走来不却行
再还不讲路途事 说事不说路途事 还台街门面前存

向来就把衙门进 考房见了大人功 还台大人抬头看
元来贡弟到来焰 白贡弟到我衙中来了何事大哥那
曾知道昨日来了二位客人有个名子叫马三保还有一
个姓彭人玉器客人我们元弟将马三保杀了包伏内
面还有三百良子我又进去杀那彭客人只身房中黑
暗沉沉牀边站一个黑汗不敢去杀他我把马三保尸首
放在彭客人房中今日将他捆了现在衙门之外等大
哥如何落正是 还台大人闹听得 太阳头上火一盆
吩咐一声重手下 大叫一声重衙人快亡与我把堂升
大人当时闹听得 低下头来口向心 本督此回来差了

怕的此處有難星將功就把衙門進大堂叩見藩台叩
彭大人即來觀看果元衙中多熱鬧藩台大人好威風
三班六房盼左右大小衙投兩邊分狗官藩台上而坐
三個強盜站兩邊大人當時來思想不得不已跪堂中
還台大人你未看崗言罵声狗賊身你在向家飯店中
如何杀了智等人快上堂來招了万事干休不理論
白你看彭大人心中一想我不免認真此事若他把我怎
樣將我如何發落將咬吓大人當時把話堵

藩台大人人口內尊昨晚客店把人杀杀了三保馬客人
先想任人來曉得誰知老板看浮淺將我一把來捆了